

老子传

毕 珍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周，统治者是姬瑕，称昭王。

他的父亲姬钊，称康王。

京师在镐（注：镐，在今陕西长安西南）。

朝中有位大夫尹喜，字公文，天水人。（注：天水在今甘肃省。）

尹喜的母亲有一次昼寝，做了一梦，梦到天下绛霄，流绕其身，生尹喜时，陆地上自生莲花。

尹喜长大，目光精敏，姿形长雅，手臂过膝，被赞为有天人之貌。

少时喜爱读书，热爱研究天象，人们公认他有四大长处：隐德行仁、不修俗礼、损身济物、不求闻达。

康王姬钊知道，请到京师，出任大夫。

康王姬钊逝世，他的儿子姬瑕就任国君，是为昭王。

昭王二十年，尹喜向他说：“大王，臣想见大圣人。”

“大圣人在那里？”

“现在还不知道，请大王准臣前往函谷关，在那里，可以见到大圣人。”

“你怎知大圣人会在函谷关出现？”

“臣观天象，见东方有紫气西行，大圣人当会出现，臣在那里会等得着。”

昭王答应他。

尹喜在函谷关做关令。

他到差时，很多官吏不解，他在朝中身为大夫，官位烜赫，比函谷关令高得多，为什么屈就这个小官？

他又不是被降谪来此。

尹喜没有向人说出原因。

他努力公务，也努力于星宿、术数。

昭王二十三年四月，他将关吏孙景叫来，吩咐他：“未来九十日，如果你发现形容有别，车服异常的人，立刻告诉我。”

“遵命。”

“还有一事。”

“请大人吩咐。”

“进关四十里，要打扫得干干净净，不得污染，另外，夹道每隔十步，设炉烧香，不得熄灭。”

“遵命！”孙景有些疑虑：“如果下雨，香会被水浇熄，怎么办？”

“未来一百天 不会降雨。”

孙景听尹喜这样说，倒是不奇，他接近尹喜，知道尹喜精知天象。

“天有露水，无妨。”尹喜又道：“换下一遍香时，就可点燃。”

七月初，孙景几乎忘记自己的任务，尹喜又向他叮咛：

“阳数极九，星宿值金，你千万留意，大圣人要来。”

七月十二日，入关道上出现一位老人，满头白发，耳朵无轮，白面，巨目，美须、广颡、疏齿、方口。

他乘一轮白色车子，用一头青牛来拖拉，不像常人之用马。

有一名驾车人，高额长身，是个壮士。

孙景发现后，觉得此人或是关令要见之人，立刻向尹喜报

知。

尹喜听说有一人坐青牛车而来函谷关，知道此人必是大圣人。

他换上朝服，赶到关口相候。

当那老人与车来时，他一见老人神采，便知是大圣人，绝不会错。

尹喜双膝跪下，亮声道：“请大圣人暂留神驾。”

老人这时向驾青牛车的仆人道：“今天，怎么都是怪事，我们来的道路两旁，都在烧香，且有四十里之遥，道路也干干净净，现在，又有一位做官的来行礼，我实在承受不起。”然后，向尹喜道：“你这位做官的，是认错了人，还是在生病，病得精神错乱，称我为大圣人。”

尹喜跪地不起：“大圣人，我不会认错人，只请大圣人在本关稍驻，向大圣人请求教益。”

白发老人道：“我住在关东，有一份田产在关西，现在是七月，田中稻作长得如何，我要去看看，你看，我坐牛车，不就是一个农夫吗？大人，你请站起来。”

尹喜站起来，但是道：“大圣人西游，很是劳神，务请少憩数日，我会好好侍奉。”

“我也听说有人西游，要去西域大秦、安息、月氏、乌戈、竺乾等国，那人是古先生，听说他善人无为，永存绵绵，因此升天，道经此关。你没有留下他，错过机会，或是他还未来，你可以等一等，不必留我，成为笑话。”说着，郑重地道：“你烧了四十里的香，相信这份虔诚，会使古先生感动，而来与你相见。”

尹喜道：“大圣人，我见你是圣姿超绝，天上之至尊，边夷何足往观。”

老人道：“你怎么一直说我是大圣人？”

尹喜道：“我在京师时，会见紫气西行，知有圣人度关而西，请求大王将我派来函谷关相候，为时已经三年。四月间，天理星西行过昴，知天象者均知斗中有天理四星，统理万物，这个月，阳数极九，星宿值金，融风之至，东方真气，状如龙虎而西行，此大圣人要过此关之徵。我少好天文秘纬，仰观俯察，未尝不验，知有大圣人度关，夙夜存思，今以有缘，果遇仙驾。”

老人这时微笑，他道：“我三试你皆过，你知道我，我也知道你，你有神通，当得渡世。”

“求大圣人指点。”

“你在京时，会结草为庐，仰观乾象，精思至道，号为庐观。又来函谷关，我们也是幸会了。”

“大圣人不知能以姓名见示否？”

“我的名字很多，一个叫李耳。”

“还有呢？”

“老子。”

他是李耳、他是老子，他也是太上老君。

二

李耳，字伯阳，老子为其号，又叫李聃。他出生于楚国苦县濂乡曲仁里，姓李，以及号老子，有多种传说。（注：苦县，故城在今河南省鹿邑县东，春秋时候，属于楚国，应在老黄河和苦赵王河之间。）

一个传说是他随母姓，母亲姓李，他也姓李；一个传说是他的母亲是仙女玄妙女，根本没有姓，在一棵李树下生下他，指树而姓李。而传说李母是怀了他八十一年而生，而另一说则为仙女玄妙女怀他七十二年生。

他身長八尺八寸，黃皮膚、美眉、長耳、巨目、廣顙、疏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注：三五，指真氣調柔，沒有災病。）

他的母親有一天見到天上降下一個五色珠，她吞下了，因而成孕，並生下他，他並不是生的，是從腋下鑽出來。

他生時，滿頭是白髮，因之稱為老子，假使說乃母懷胎八十一年或七十二年生下他，生時便是滿頭白髮，也合乎情理。

張君相是漢代以前的人，他說，李耳所以稱為老子，老，考也，子，孳也，考教眾理，達成聖孳，乃孳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

他所以叫李耳，他的耳朵也與人大不相同，他耳漫無輪，號聃，也因此而來，聃，便是耳漫無輪的意思。

周武王周發為西伯時，他的統治區在陝西鄠縣一帶，他的

都城在丰河边的丰城，丰河还在，而丰城已不存。丰城，是他的父亲西伯周昌所建，周昌逝世，周发为西伯，是为周武王，周发逝世，周诵登基，是为成王。

而李耳为周昌所知，请他出任守藏史，周发为武王时，聘他为柱下史。

守藏史、柱下史并不是仓库管理员，而是照顾图书的官吏，今日看来，应是图书馆长。

他是一位奇人，并不为人知。

他决定西游，化导各国。

启程之前，有一位大学问家来访，此人不是别人，便是孔子。

孔子向老子问礼。

老子回答：“你所提到的那个人，已经死了，骨头化为尘土，不过，他的话，倒是流传下来。他说，君子如果遇到明君，就跟随着他，贡献自己之长，假使他不是一位明君，你赶快拉下头盖离开，见也不见他。我还听说，一个优良的商人，有一样宝贝，会深藏着不给人看见，而一位君子，虽是盛德在外，而表情态度也是十分谦虚，一个人，不要有骄气、不要有欲念，这些对你来说，也是无益，你不要染上，我所能告诉你的，也只有这些了。”

这几句话，对于孔子很有益，他回去向门下弟子道：“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类，我知道它能走。但是，走兽，可以用网来捕捉，游鱼，可以用钓竿把它钓起来，飞鸟，可以用弓箭把它射下来，至于龙，我不能和它一同乘风云上天，我见到老子，他似乎便是龙。”

三

尹喜将老子迎入官舍，除了供奉之外，并行弟子之礼。

替老子驾青牛白车的壮士，名叫徐甲。徐甲在很小的时候，便受雇于老子，日给百钱，已经欠了七百三十万钱。

当老子要出函谷关往西域时，徐甲反对，他说，他要留在中原。

“我们去游大秦、罽宾、天竺、安息诸国，”老子告诉他，“回来时我折算黄金给你。”

徐甲一听，有黄金可得，心中大喜，决定同行。

“不过，你有一件事要答应我，”老子告诉他，“你不能贪色。”

徐甲满口答应。

他们到了函谷关，老子替尹喜讲道，徐甲则每日牵着青牛，在关外放牧。

这天，太阳太大，晒得人发干，徐甲想找水喝。

本来，山上有小溪，有山水可喝。偏是这天牧牛的地方，找不到山水。

不远之处，有一幢草屋。

徐甲想，那里必有水喝。

他慢慢过去，走到草屋门前，没有见到人，他不敢造次，在门口道：“请问里面有人吗？”

“谁呀？”

“徐甲，在此牧牛，想讨点水喝。”

“是一头怪牛，青色的牛毛。”

“正是。”

“你进来吧！”

徐甲走进屋子，和他说话的，是一个女性，他想，可能是一位妇人。

当他见到那女性时，颇为意外，是一位姑娘，长得异常娇美，体态婀娜，很有魅力。

“你请坐，”那姑娘道：“我去拿水来。”

姑娘从灶间端出一碗水，交给徐甲。

徐甲接过手，咕噜咕噜喝下，道了谢，问道：“姑娘，你父母呢？”

“父母都出去了。”

“你一个人？”

“是的。”

徐甲道：“这样说来，我不该进来，对不起！”说着，急速退出。

他第二天去牧牛，当有些渴想喝水时，他不敢再去那草屋，担心姑娘父母又不在，自己又去，说不定会引起那位姑娘的惊疑：自己是趁虚而入，对姑娘怀有什么企图。

他决定忍住渴。

他面向大山，背对着草屋。

“放牛哥！”忽然，背后响起姑娘的声音。

他回身看，是草屋那位貌美如花的姑娘。

她端着一碗水，走了不近的路送来，她道：“请喝水。”

说话时，笑吟吟。

徐甲接过，喝下，除了道谢，并且道劳，接着问：“姑娘，你贵姓？”

“我叫姬祥草。”

“好名字。爸妈回来没有？”

“没有。”姬祥草说着，作畏惧状：“我好害怕。”

“你怕什么？”

“我一个人在家，又没有邻居，怕有坏人。”

“函谷关这地方很太平，不会有事。”

“夜晚有个坏人来，我就没办法。”

“说得也是。”

“放牛哥，你叫什么名字？”

“徐甲。”

“你好年轻、英俊。”

徐甲被赞年轻，不禁哈哈大笑。

他十七岁，跟随着老子。

他跟随老子已经两百多年，应是两百二十岁。

两百二十岁的人，在常人来说，已是妖怪，而他徐甲得老子太玄生符之助，才活得这样久，看起来也年轻，至于英俊，徐甲觉得姬姑娘太夸赞了。

“我说真的，”姬祥草道：“徐大哥，你笑什么呢？”

“我是个放牛的，说我英俊，是开玩笑，说我年轻么，也不年轻了。”

他本来想告诉她，自己已经两百二十岁，后来一想，她不会相信，以为自己在开玩笑，一旦她相信，她会吓呆。

“你自己的牛，还是别人的牛？”

“老板的牛。”

“每天出来放牧，然后再回去？”

“正是。”

“徐大哥，你出来放牧那条牛，也不必在这里顶着太阳晒，反正牛不会被偷走，你就到我家去，和我说话，口渴时，可

以喝水，唔，我还可以替徐大哥泡一碗茶。”

“这样，不太好吧？”

“什么不好？”

“你一个姑娘在家，人言可畏。”

“徐大哥是个好人，不会发生什么事，对不对？”

徐甲点点头，道：“你相信我，很好。”

“明天，就去我家。”

徐甲点头。

第二天，徐甲赶了牛出关，到了草屋前，他把牛放了，任它去寻草饱餐，他放心，老子的这条牛，绝对不会跑掉，也不担心有人偷得去。

假使被偷，行走千百里路，老子招呼一声，这头青牛也会回来。

他走进草屋，先还担心姬姑娘父母在家，这样闯来，有些孟浪，进屋子一看，除了姬姑娘笑脸迎人外，没有其他的人。

徐甲大喜。

这一对男女，第三次见面，如同老友，谈起话来，越来越投机，越来越接近。

姬姑娘除了泡茶，还备了糖果，两人坐下来边吃边喝边谈天。

最初，他们面对面，中间隔张桌子。

不久，他们比肩而坐。

他们互相倾慕，心仪不已。

姬姑娘最后红着脸问：“徐大哥，你成亲没有？”

“没有。”

“为什么没有成亲？”

“我要陪一位道爷前往西域，便不敢成亲，若是成亲，丢了她，多么伤心。”

“为什么丢了她？”姬姑娘道：“徐大哥，你不去西域，租一份田耕种，不是有一个很好的家吗？”

徐甲一听，心中一动。

“这么说，如果有人愿嫁我，我可以留在关内，不出去了。”

“只要你能养活一家两口，会有人嫁给徐大哥。”

“我力足养活一家两口。”

“徐大哥很有钱吗？”

“我有七百三十万钱。”

“啊！”姬祥草惊呼：“有十万钱，便可舒舒服服过一生，有七百三十万钱，家中有两百口，也可过下去，还过得很富裕。”

“你替我做媒吧！”

“不，”姬祥草白他一眼，“徐大哥，你要托人来向我父母提亲呀！”

“你愿嫁给我？”

姬祥草咬着嘴唇点点头。

徐甲心中喜极，青牛也不要了，急忙奔回函谷关。

四

函谷关有二。

老子路过的函谷关，在河南灵宝县的西南。东自崤山，西至潼津，大山中裂，绝壁千仞，有路如槽，深险如函，自秦时开始，便称这里为函谷关。

关城在谷里面，那时候，车不得方轨，骑不得并行，不然，便难以通过。

另一座函谷关在新安县，铁门县东北，这座新关，距旧关有三百里，自南山横洛水，北属于河，都属于关塞。

之所以有这个函谷关，是汉武帝时候，有一位楼兰将军杨仪，立有大功，耻为关外之民，请求东迁，元鼎三年，公元前一一四年，便筑了这座新关。

徐甲进关之后，立即去官舍见老子。

“大圣人，我不要去西域。”

“为什么不去？”

“我要在函谷落脚，不想去那冥奥之地。”

“你不去，无人替我驾青牛车。”

“尹关令会替你找一位。”

君喜这时侍立老子身边，正在谈道，被徐甲所扰。

“你做事要有始有终，”老子道：“这样，你才可以学道升天，长生不死。”

“大圣人，你放我一马，我下定决心，不去西域。”

“你去了以后，当我们回头经过函谷关，若你爱此关，可以留下。”

“我现在要留下。”

“你若留下，也可在此等我回来，付你黄金。”

“不必黄金，付我七百三十万钱即可。”

“我现在无钱，你是知道的，必须从西域回来，带回黄金。”

徐甲这时脸色一沉，现出凶相，他转向尹喜，问道：“你是函谷关令。”

“我是。”

“我现在要告老子，他欠我工资七百三十万钱未付。”

尹喜难以相信：“你要告大圣人？”

“大圣人食言，不付我工资，我要告他，你是函谷关令，应能作主。”

老子这时向徐甲道：“徐甲，你要告我？”

“不给七百三十万钱，要告大圣人。”

“你也不想去西域？”

“不去。”

“也不想得道成仙？”

“不要得道成仙，”徐甲道：“你给我那一笔钱，我可以在函谷关成家立业。”

“你多大年龄，知道吗？”

“知道，两百二十岁。”

“你如果不入道界，早就死了，如今，你不想得道成仙，要做一个凡人，留你不住，你只有回去。你是凡人，早就应死，我以太玄生符给你，所以才能活两百二十岁，现在，还我太玄生符。”

老子一语方停，徐甲口中吐出一丹，而他立刻变成一具骷

骸，横在地上。

君喜一见，怜悯之心陡起，跪下道：“大圣人，求你饶了他。”

“他要命还要钱。”

“请大圣人还他一命 我筹钱给他。”

老子对尹喜慈舍，十分高兴，叫他起来，然后，投以太玄生符。

徐甲立即恢复成人。

“尹喜给你钱 你去成家立业。”

“谢谢大圣人。”

“你把青牛放在那里？”

“在关外放牧。”

“去把牛牵回 再向尹喜拿钱。”

“是！”

徐甲去了。

“大圣人 我去准备钱。”尹喜道。

“徐甲是个俗人，白活两百多岁，你去筹钱吧！”说着，叹息：“十分可悯。”

“徐甲可悯？”

“我以吉祥草试他一试，如果他能过此一关，便可得道飞升，但他度不过。”

“吉祥草是什么？”

“神草。”

“怎样试他？”

“吉祥草化为美女，试他是否贪恋色欲，他要留下来，便是贪恋色欲。”

尹喜不知详细情形，也不敢问。

他准备好了钱。

徐甲来了。

两口大袋子，装的均是钱，七百三十万，一个也不少。

“那是你的”，尹喜道：“你可拿去，作为成家立业的本钱。”

“谢谢”！徐甲道：“但我不要了。”

尹喜不解：“为什么不要，你要成家立业，要有钱才行。”

徐甲道：“我不想在函谷关成家立业，我要替大圣赶青牛车去西城。

“你为什么反悔？”

“关令不知，我太愚昧。”

“发生什么事？”

“我到关外去取青牛，回关交给大圣人，我找到青牛，却未见到房子。”

“什么房子”。

“一幢草房。”

“住的什么人？”

“一位姑娘，姓姬，叫祥草。”

姬祥草，便是吉祥草，那位姑娘，是吉祥草所化。

“你未见到房子，见到那姬姑娘没有。”

“未见房子，也未见到姑娘，我想，或者走错地方，东看西看，没有房子也没有姑娘，只有青牛。”

“有点古怪。”

“我想，姑娘可以不在，她暂时离开，但房子没理由不在，她不能带走一幢房子，想一想，我恍然大悟。”

“悟了什么？”

“世上根本没有那一个姬祥草姑娘，那是大圣人用什么变化为一个美女，一幢房子，来试我道心坚是不坚，如坚，携我同赴西域，不坚，便任我自生自灭。”